

## 鸡年说鸡



□沙子口居民 王明伦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鸡与鸭、鹅、猫、狗们一直都是散养着的。鸡虽比不上空中的鸟和水里的鱼，却也是能跑会飞，行动自如。早晨打开门，被关了一夜的鸡群就像放学的孩子一样蜂拥而出，房前屋后，场院草垛都是它们的餐厅，什么草籽谷粒、虫子蚂蚱、残渣剩饭，荤的素的大快朵颐，见者不拒。由此还衍生出一句歇后语来：属小鸡的——自己刨找着吃。那时候齐白石笔下两只鸡雏争夺一条蚰蜒的画面，在乡村里屡见不鲜。太阳落山时，上坡的人们收工回家，鸡群仿佛也遵循着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”的古训，很自觉地进窝儿趴下睡觉。尤为奇特的是，白天张家李家的鸡聚在一起亲如亲姐妹，晚上归窝时却各自回家，从来没有走错门的，下蛋亦是如此。

鸡养得多了，饲料就成了问题，贫困年代，连人的肚子尚且半饥半饱，自然舍不得拿出粮食来喂它，鸡们只有自己去开辟食源，把目标转向广袤的田野。将要成熟的麦穗时不时被鸡们所糟蹋，最让人可气的是秋天刚刚播下的麦种，不等钻出地皮就被它们刨得一塌糊涂，等出来小苗一瞅，偌大的麦田就像一个生了秃疮的脑袋，这里少一片那里缺一块。生产队长先礼后兵，挨门通知各家女人看管好自己的鸡，见不凑效，就来狠的：用敌敌畏拌上麦粒撒进地里。如若哪只鸡敢以身试法，吃了必死无疑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聪慧的庄户女人们，很多事情可以无师自通。见到自家的鸡被药得奄奄一息，心痛之余便死马当做活马医，索性给鸡做起了外科手术。她们用剃头刀子将鸡的胸脯剖开，先把鸡嗉子里面浸

了药的麦粒掏出来，再将胃囊冲洗干净掖进食物，缝合好伤口后便像看守病儿一样悉心守护。那鸡在被药得昏迷不醒的状态下受此酷刑，倒也并无痛苦之状。过了两天缓过劲来就开始进食，不出一周竟活蹦乱跳，该上树上树，该下蛋下蛋，根本看不出曾经受了一次生死磨难。

春天是小鸡孵化的季节。若是哪只母鸡下完蛋后，并不像平常那样“咯哒、咯哒”地向主人家邀功争宠，而是趴在窝里不肯出来的时候，这便意味着要“抱窝”了。开始“抱窝”的母鸡便不再下蛋，这时候，女人们会去跟那些家中养有公鸡的人家换鸡蛋，因为只有被公鸡“踩”过的母鸡下的蛋才会孵化出小鸡来。女人们对正在抱窝的母鸡呵护备至，让它每天享受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”的特殊待遇，还时不时地从母鸡翅膀下掏出枚蛋来对着阳光瞅瞅，借以了解小鸡的孵化进度。直到21天后小鸡破壳而出，一只只像跟屁虫样围绕在母鸡身边时，方才松了一口气。

不过乡间所喂养的鸡很少有自己孵化的。每年的麦收前后，都会有口音迥异的外乡人挑着大箩筐走街串巷地卖小鸡。孩子们常常跟在卖鸡人身后，学着他的口音吆喝：“卖小母鸡喽！”重点强调一个“母”字。虽说是卖，但青黄不接的情况下都只能赊账。女人们跟卖鸡人谈好价钱后，便从箩筐中挑选自己中意的鸡雏，卖鸡人则在本子上记下村名、数量及女人丈夫的名字，根本无需签字画押。到了秋后，卖鸡人便会前来收账。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成活的母鸡均按春天谈好的价格付钱，若是公鸡则免费奉送。那时的人们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从没有

有赖账不还的。我知道唯一的例外是，邻村有个光棍因鸡舍倒塌将孵来的鸡雏全部砸死，无奈之下于秋后在门上书字一行曰：某某人早已亡故，然后出门躲债去了。此举被街坊邻居们嗤之以鼻，在四村八疃传为笑谈。

在乡间，与鸡相关的谚语俯拾皆是：“鸡蛋不透缝还能抱小鸡”，是告诫人们没有永远不泄露的秘密；“抱窝小鸡还得二十一天呢”，则暗喻解决问题需要时间；“(鸡)记吃不记打”“长着个鸡脑子”，常用于讥讽那些忘性大于记性的人；“鸡窝倒鸭窝”用来形容那些干活不讲实效，敷衍了事者；“鸡眼里算谷粒”这句话专指那些小气鬼；对头发凌乱、不修边幅的女人称之为“抱窝鸡”；说人假寐是“鸡打盹”，甚至连孩子们自制的火药枪亦冠为“鸡叨食”……

复杂的野外环境让鸡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，提升了生存本能。雷雨来临之前，天阴沉得让人心烦意乱，鸡们也显得惴惴不安，即使天黑了也不肯回窝儿。它们纷纷飞到树上，蜷缩于枝桠绿叶间，以此来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雨雷电。这时候，人们便需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将它们从树上驱赶下来抓回窝里，那场面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鸡飞狗跳。

如今鸡的名声越来越差，而且鸡的品质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，那些用激素喂大的鸡们，吃起来早已失却了让人馋涎欲滴的鲜味儿。下的蛋也是速成品，蛋黄不香，蛋清稀薄，蛋壳一触即碎。据说现在养鸡场的鸡已经根本飞不起来了，因为白天黑夜都处在明晃晃的灯光下，司晨的公鸡早已不分昏晓。“鸡司晨，犬守夜”，面对孩子的疑问，我们是否已经无语？

【居民作品】  
山海礼赞

□彭家庄社区居民 钟义可

观青山绿水，是崂山的佳美；  
听浪涛涌动，是黄海的韵律；  
曾几何时，我徜徉在青山绿水间，漫步于海滨沙滩之上。

那家乡的山山水水啊，总会促使我心中对她生出深深的爱恋！

从沙子口湾到流清河畔，由巨峰之巅到群山之间，

“一山、一水、一海秋”青山绿水总是情！

我可爱的家乡啊，你这一方多情的土地，是我们勤劳、勇敢的沙子口人的幸福摇篮。

我怎能不去对你加以歌颂与赞美呢！  
家乡之美，是“鲅鱼节”中浓浓的乡情；  
山海风韵，是崂山脚下朴实的乡。  
奔小康路上，我们同铸大美“中国梦”。  
携手并肩，共同奋进，幸福与未来靠我们去创造！

看，那出海返航的渔者，在满载而归中所展现的是收获的喜悦；

听，一缕春风传带出茶园农妇的甜美笑声，这欢快的笑声是对幸福生活的点赞！

脚踏一方热土，去领略家乡的山海风韵，  
此时此刻，心中不禁冒出一句古诗：

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诗人那大气豪放的绝句，也正是今天我们可爱家乡日新月异发展的真实写照！

愿我们的家乡在日益发达中，更加青春美丽。这既是我对于我们可爱家乡山海风韵的深情礼赞！



▲海钓 沙子口居民 温妮

◀新面孔 沙子口居民 温妮



## “二月二”吃炒豆的传说

□王永豪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每一个为民众所牢记的节日，大概都有一个为民请命的故事原型。二月二龙抬头节亦不能例外。传说救民于水火，解苍生于倒悬的神龙被玉帝压在山下。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神咒最终被智慧的人们用一碗炒豆举重若轻地巧妙破解。作为纪念，民间便有了二月二吃炒豆的习俗。

儿时的二月二，口袋里或咸或甜或五香的炒豆，是一份难得的回味。儿时的记忆，除了口袋里的炒豆，最怀念的是父亲带着我去“围囤”了。在二月二晚上，于农场中，庭院内或大门外，将草木灰用铁锹撒成环环相套的同心圆，像家中粮囤的样子。在圆心挖个小坑埋进去一小把粮食。同时，再将草木灰撒成楼梯状，以示粮囤高耸，存粮充盈。埋在圆心的粮食第二天一定会被小动物们刨走吃掉，家家如此，年年不变。这大概是人们与动物的一种默契，是一种尊重和礼让，让动物们不至于食物过于匮乏。

二月初，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，蛰伏了一冬的人们新理了发，以新的精气神开始劳作，以崭新的面貌为未来打拼！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多么好的寓意，来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撸起袖子，加油干！（作者王永豪，文学博士，中国石油大学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成员）